



学生知识文库

灌木集

李广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7
3-9



灌木集

学生知识文库

李广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冈 宁
封面设计：许 欣

灌木集

李广田 /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沈铁锦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418.75印张 904,138千字

1991年6月北京第3版 2003年4月锦州第9次印刷

印数1-10,000册 定价：871.10元(全43册)

ISBN 7-5006-2940-0/I·635

序

这是我的散文选集。这些文章是从已经出版的几个集子里选出来的。这几个集子的名字是：《画廊集》（一九三六），《银狐集》（一九三六），《雀蓑记》（一九三九），《圈外》（一九四三），和《回声》（一九四三）。

由于近来兴趣的转移，虽然仍旧继续写作，但像过去这样的文章恐怕不会再有。年龄的增长，生活的变化，在在都使一个人风格改变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计算起来，我已经有将近十年的习作过程，为了要把这一个段落作小小结束，我编成这个选集。

能把自己的作品编印成书，这总是一件乐事。但当书既印成，尤其当过了多少岁月而再回头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，便不能不感到疚心，因为其中稍可满意的固然也有，而太不成器的东西也许更多。为了把一些太不成器的东西加以删除，为了使自己看起来稍稍安心，我编成这个选集。

而且，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自己能细心改正自己的文章是一件有趣而又有意义的工作。不但目前刚刚写成的作品要细心改正，即当重读旧作而发现当年所写那些繁冗芜蔓之处的时候，也不能不像批改学生文卷似地大事裁汰。在这

个选集中，虽然有些文章是选入了，其中经过改正的却也不少。是由于这个选集，才使我有一次“改过”的机会。

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划一个段落，为了使自己看起来稍稍安心，或为了使自己有一次“改过”的机会，等等，说来说去，还只是为了自己。除却为了自己，对于别人，甚或对于自己以外的什么其他，是否也还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个我就不很清楚，我想是不会有有什么大用处的，因为那种既可经世济民，又可垂之永久的文章，我这里是一篇也没有。我常常在私心里藏着这样一个比喻：比之于那高大而坚实的乔木，我这些小文章也不过是些丛杂的灌木罢了。灌木是矮矮的，生在地面，春来自生，秋来自枯，没有矗天的枝柯，也不会蔚为丰林，自然也没有栋梁舟车之材，甚至连一树嘉荫也没有，更不必说什么开花与结果。顶多，也只不过在水边，山崖，道旁，冢畔，作一种风景的点缀，可以让倦飞的小鸟暂时栖息，给昆虫们作为住家而已。我想，我这些文章也不过如此罢了，因名曰《灌木集》。

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，昆明

目 录

种菜将军.....	1
野店.....	6
枣	10
悲哀的玩具	15
雉	19
道旁的智慧	23
怀特及其自然史	28
平地城	37
桃园杂记	42
花鸟舅爷	48
老渡船	53
上马石	58
柳叶桃	62
看坡人	70
扇子崖	77
井	86
马蹄	88
树	90

荷叶伞	92
绿	94
通草花	96
雾	98
山水.....	103
山之子.....	108
回声.....	117
谢落.....	123
宝光.....	132
扇的故事.....	134
威尼斯.....	140
冷水河.....	145
江边夜话.....	150
礼物.....	159
两种念头.....	165
悔.....	169
到橘子林去.....	175

种菜将军

去年秋天，不知为什么我又回到故乡去了。刚到家，便看见父亲匆匆忙忙是正要出门的样子，老脸上一副愁容，颇使我无端地有点担心起来。问父亲要到哪儿去呢，只说“要去给伏波穆将军送丧”，并不再问及我的行止，就沉默着独自出门了。

“伏波将军真可以算是无福的人了，”父亲去后，家里人们这样说，“如死在当年，真不知要有怎样热闹的殡仪呢。”不曾得到死耗，却只由传闻而知道今天是将军的殡期，从将军咽气时起，到今天才有两日，据说，是打算于不声不响中把将军送到祖遗的墓田去。“显赫一时，也终于如此完了。”说话人带着叹息。

伏波将军的生平我知道得不甚详细。但从最初的记忆起，就知道是一个极忠厚，极勇敢的军人，称做“将军”，也不知怎样缘起，自始至终，也不过一个乡间的民团团长而已。自己十几岁时，住在乡间，是常常见到将军的，那时候，大概也就是将军最负盛名的时代。将军的营寨，距我们的村子不远，夏秋两季，青纱帐起，正是巡防时候，常于傍晚，听到军号声从野外响来，于是有多少村中男女，都推下饭碗而出来

站街一望。将军骑一匹青骢大马——其实，这时候已经是下马而步行了：这个乃赢得了乡下人的好言谈，说是做了高贵的显官儿，还要下马过庄，真是罕见罕闻的事，于是又有人更进一步说，距村子还有半里之遥，将军就脱帽下马了。

事实是这样的，无论将军是着了长绸衫，大草帽，或着了满饰金章的军服，与军帽，只要经过一个村落，就一定可以看见他的又圆又亮，而又满面红光的大脑袋。那面色红得可爱，人会说那就是他的福气之所在。一对眼睛，也许嫌小些，不甚威武，然而那里却满含着和气的色彩。只要有人——不论什么人，村长地保之类自不待言，就连荷篠牵牛者流也是同然，——同他一招呼，就可以看见那一颗大头颅向路旁点了又点，一朵微笑早已挂在嘴边，丝毫不带做作的意味。也许又从什么地方捉来盗匪了，也许又从哪儿牵来赌徒了，也许只是各处走走，随便走走，也就可以镇压四方了。真的，谁还不晓得“神枪穆爷”呢。“神枪”这绰号响遍江湖，一般走黑道人听了都怕，不但怕，且也敬服。一手两把匣枪，曾只身探过匪窟，三十个人不能靠前，却被他击毙十数。曾杀过多少，也放过多少了，总说是在他手下不许有一个屈死的灵魂。

乡下人也总喜欢讲这些，总爱把伏波将军的为人当故事来讲论。讲伏波将军的前代，他的祖父、父亲，都曾作过显达的武官。讲伏波将军当年怎样在自己家里练习枪法，用一只煤油桶拴在高高的树顶上，每早要射击十把。讲伏波将军怎样慷慨好义，除却官兵之外，食客养到百八十之众。讲伏波将军在作战时怎样受神的护持，连风雨雷霆都作将军的

助手。于是又有人讲，伏波穆将军就是三国关公的后身。乡下人最爱谈论的，恐怕还是将军家里的阔绰吧，好像他们都很熟悉将军家里的一切。将军家里有两辆轿车，三辆大车，一辆马车，另外还有三乘轿子。拉车的好马十二匹，骑马八匹，这些马又都有很好的名色，譬如有一匹叫做“乌骓”，有一匹叫做“黄骠”，似乎还有一匹叫做什么“下海龙”……此外呢，还有一头顶好的黑毛驴，名字好像是“草上飞”之类，是专为了传递来往信息的。有时候，这些车辆马匹会全体出动，譬如有什么盛会，看社戏，赶香火，或是到县城里去给县长拜寿。自然了，这一行都是将军的眷属，大太太，二太太，三太太，她们坐轿子，而每人又各带一个侍女；大少爷，二少爷，三少爷等，他们有的坐马车，有的坐轿车。此外呢，当然还有十几个随从，几十个卫兵。这一行列是很值得一看的，乡下人就是喜欢这个，乡下人就是顶佩服这个。乡下人不谈别的，只会说将军有“命”，这一切都是将军的功劳给赚的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不曾回到故乡去，此后的伏波将军，我也就更不清楚了。模模糊糊地，似乎还听说过，将军的大少爷到一个都市里入大学去了，并听说这位少爷不但不知道读书，且十足的浪荡无赖。嗣后，又听说将军的军队被裁撤了，家道也渐渐衰落了下來。从前的朋党也渐渐散去，与日俱增的，却是些狭路仇讎。自然，将军在当年恐难免得罪过多少宵小，趁时报复，也是一般的情理中事。一直到了三四年前的一个春日，我才又在一次十分意外的机缘里遇到了晚年的将军。

是那一次初到家的第三天吧，要去看一个多年不见的

老朋友。骑一头小毛驴。伴一个老驴夫，自然，驴夫是自己家乡人。出来自己村子十余里，便一直沿河堤东去。这些地方，都是旧经行处，虽然老屋已换了新屋，老树也代替上了新树，但依然是那一带长堤，一堤青草，两行翠拂人首的官柳，又何况是微风细雨时候，是的，我忘不了那天的微风细雨，再一面看隐约的河水，一面看烟雨中的村落，都不免使我重有眷顾之情，觉得这真是一个久别，一个新归，这里的人们已经经过了多少沧桑呢，颇有些暗自惊心了。我同驴夫都不做声，只听见驴蹄在软泥道上跼跼作响，我们走过了龙王庙，又走过了梯子坝。走过这坝，便是正对着杨叶村的杨叶渡了。忽然，我被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给怔住了。“我认识他，”心里这样想。“但那一定不是他，”却又这样自驳了。无疑地，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种菜人，戴一顶团团大苇笠，穿一身蓝布短裤褂，赤着双脚，拿一把长铲倚在一个菜园口的树下，呆着，休息着，也许是正在那儿看雨吧。那一副面孔，毕竟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一个，只是，不知在哪一点上的相同而使我这样回忆着罢了。也许老驴夫已看出了我的惊异，这一次就轮着他来开口了：

“怎么，你难道就不认识这个人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认识倒不敢说，只是有些面熟。那么你呢？”

“我吗，我倒认识他，可惜他不认识我，这不就是当年的伏波穆将军吗？”

说这话时，我们已走过菜园数十步之远了。他的回答虽然证实了我的记忆之不错，然而也更增加了我的惊异了。详细问过驴夫，才知道伏波将军自从下马之后，就自己捡起了

那件生意，仗着自己身子壮实，还能够谋生有余，且足以自娱天年。所谓菜园，其实也就无异于一座花园，园里边花和菜几乎各占了一半。雇一个壮年园丁，拧轡轱，推菜车，自己则做些零星生活。养一条小狗守夜，养一群母鸡下蛋，养一只百灵鸟儿叫着好玩。这样，那位种菜将军也就很够自己享受的了。至于当年的事情呢，很少有人同他谈。偶尔谈起来，他只是冷笑着说“远年了，都已忘怀了。”家产当然谈不到，人呢，也都物化星散。大太太死了，两个姨太太都随人改嫁。大少爷曾说是就要出官了，就要出官了，到底官不曾出，到现在连一点消息也不见。两个小少爷是于将军下马之后不久就被匪掳去，至今也没个下落。家里的东西只要可以变卖的都已变卖，只有几套老房子还站在那儿——在杨叶村。似乎是为了当年的繁华在支撑着门面。而所谓将军的“家”者，也就是这亲手经营的几亩菜园了。

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伏波将军。此外呢，便是将军死后的情形了，那是父亲送殡归来后告诉的。事情很简单，一口杨木棺就结束一切了。没有送葬人，除却几个世交旧友，更没有什么仪仗，除却有好事者给写了一幅纸旌，旌上大书特书曰：“××省××县××团团长伏波穆将军”。

野 店

太阳下山了，又是一日之程，步行人，也觉得有点疲劳了。

你走进一个荒僻的小村落，——这村落对你很生疏，然而又好像很熟悉，因为你走过许多这样的小村落了。看看有些人家的大门已经闭起，有些也许还在半掩，有几个人正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，后面跟随着狗或牛羊，有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张望，或用了柔缓的声音在招呼谁来晚餐。也许，又听到几处闭门声响了，“如果能到那家的门里去息下呀，”这时候你会这样想吧。但走不多远，你便会发现一座小店待在路旁，或十字路口，虽然明早还须赶路，而当晚你总能做得好梦了。“荒村雨露眠宜早，野店风霜起要迟。”这样的对联，会发现在一座宽大而破陋的店门上，有意无意地，总会叫旅人感到心暖吧。在这儿你会受到殷勤的招待，你会遇到一对很朴野，很温良的店主夫妇，他们的颜色和语气，会使你发生回到了老家的感觉。但有时，你也会遇着一个刁狡的村少，他会告诉你到前面的村镇还有多远，而实在并不那么远，他也会向你讨多少脚驴钱，而实在也并不值那么多，然而，他的刁狡，你也许并未看出刁狡得讨厌，他们也只是有点拙笨

罢了。什么又不是拙笨的呢。一个青生铁的洗脸盆，像一口锅，那会是用过几世的了，一把黑泥的宜兴茶壶，尽够一个人喝半天，也许有人会说是非常古雅呢。饭菜呢，则只在分量上打算，“总得够吃，千里有缘的，无论如何，总不能亏心哪，”店主人会对每个客人这样说。

在这样地方，你是很少感到寂寞的。因为既已疲劳了，你需要休息，不然，也总有些伙伴谈天儿。“四海之内皆兄弟呀，”你会听到有人这样大声笑着，喊。“啊，你不是从山北的下洼来的吗？那也就算是邻舍人了。”常听到这样的招呼。从山里来卖山果的，渡了河来卖鱼的，推车的，挑担子的，卖皮鞭的，卖泥人的，“拿破绳子换洋火的”，……也许还有一个老学究先生，现在却做着走方郎中了，这些人，都会偶然地成为一家了。他们总能说慷慨义气话，总是那样亲切而温厚地相招应。他们都很重视这些机缘，总以为这也有神的意思，说不定是为了将来的什么大患难，或什么大前程，而才先有了这样一夕呢。如果是在冬天，便会有大方的店主人抱了松枝或干柴来给煨火，这只算主人的款待，并不另取火钱。在和平与温暖中，于是一伙陌路人都来烘火而话家常了。

直到现在，虽然交通是比较便利了，但像这样的僻野地方，依然少有人知道所谓报纸新闻之类的东西。但这些地方也并非全无新闻，那就专靠这些挑担推车的人们了。他们走过了多少地方，他们同许多异地人相遇，一到了这样场合，便都争先恐后地倾吐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。某个村子里出了什么人命盗案了，或是某个县城里正在哄传着一件什么

阴谋的谣言，以及各地的货物行情等，他们都很熟悉。这类新闻，一经在这小店里谈论之后，一到天明，也就会传遍了全村，也许又有许多街头人在那儿议论纷纷，借题发挥起来呢。说是新闻，其实也并不全新，也许已是多少年前的故事了，传说过多少次，忘了，又提起来了，鬼怪的狐仙的吊颈女人的，马贩子的艳遇，尼姑的犯规……都重在这里开演了。有的人又要唱一支山歌，唱一阵南腔北调了。他们有时也谈些国家大事，譬如战争灾异之类，然而这也只是些故事，像讲《封神演义》那样子讲讲罢了。火熄了，店主东早已去了，有些人也已经打了合铺，睡了，也许还有两个人正谈得很密切。譬如有两个比较年轻人，这时候他们之中的一个也许会告诉，说是因为在故乡曾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过，他逃出来了，逃了这么远，几百里，几千里还不知道，而且也逃出了这许多年了；“我呢……”另一个也许说，“——我是为了要追寻一个潜逃了的老婆，为了她，我便作了这小小生意了。”他们也许会谈了很久，谈了整夜，而且竟订下了很好的交情。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窗上发白，街上已经有人在走动着了，水桶的声音，辘轳的声音，仿佛是很远，很远，已经又到了赶路的时候了。

呼唤声，呵欠声，马蹄声，……这时候忙乱的又是店主人。他又要向每个客人打招呼，问每个客人：盘费可还足吗？不曾丢掉了什么东西吗？如不是急于赶路，真应当用了早餐再走呢，等等。于是一伙路人，又各自拾起了各人的路，各向不同的方向跋涉去了，“几时再见呢？”“谁知道？一切都没准儿呢，”有人这样说。也许还有人多谈几句，也许还听到几声

叹息，也许说：我们这些浪荡货，一夕相聚又散了，散了，永不再见了，话谈得真投心，真投心呢。

真是的，在这些场合中，纵然一个老江湖，也不能不有些惘然之情吧。更有趣的，在这样野店的土墙上，偶尔你也会读到用小刀或瓦砾写下来的句子，如某县某村某人在此一宿之类，有时，也会读到些诗样的韵语，虽然都鄙俚不堪，而这些陌路人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，陌路的相遇又相知，他们一时高兴了，忘情一切了，或是想起一切了，便会毫不计较地把真情流露了出来，于是你就会更感到一种特别的人间味。就如古人所歌咏的：

“君乘车，我戴笠，
他日相逢下车揖。
君担簦，我跨马，
他日相逢为君下。”

——这样的歌子，大概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吧。

枣

“俺吃枣。”傻子这样说。

他这样说过多少次了，对爸爸说，对妈妈说，但爸妈都不理他。他依旧是悄然地，微笑着，肩起粪篮出门去了。

名叫傻子，他自己知道。但现在有多大岁数呢？却连傻子自己也不知道。傻子的爸妈说，“今年傻子十五岁了，”于是人家也说，“今年傻子十五岁了。”但这数目，也会被人家怀疑，人们时常地谈到这个。傻子的爸妈都是将近暮年的人了，他们几乎没有一刻不把自己的身后事放在心上。没有儿子时，盼儿子；儿子有了，却是这么一个！他们知道这原是他们造化，十几年来，他们就被“造化”两个字安慰着。现在，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给傻子提门亲事，而且愈早愈好，他们希望能在他们的晚年见到孙孙，他们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遥远的孙孙身上了。几亩薄田，几间土屋，以及锄耙绳索之属，都应有所寄托。这有谁能知道呢，也许傻子还有点天分，命运既能给人以不幸，命运也会给人以幸福。为要早给傻子找得女人，于是说，“傻子今年十五岁了。”虽然说是十五岁了，却依然没有谁家的女儿肯跟傻子，傻子的爸妈很悲哀。